

《明天》与新时期山东儿童文学经典化

毕文君, 韩 锋

(鲁东大学 文学院, 山东 烟台 264039)

摘要:新时期以来山东儿童文学创作逐渐进入经典生成的动态过程中,文学期刊在这期间充当了经典化传播的重要载体。《明天》作为这一经典化生成与传播过程中的文学媒介,融合了其依托的明天出版社所聚集的优质文学资源,在栏目设置与作品把关上方面注重凸显文学性要素。《明天》在“同期评论”板块的打造和新开辟栏目上的精准定位,为新时期山东儿童文学的在地性表达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办刊经验,这是《明天》以读者、文学批评、创作环境等多重因素为基础进行综合考量的结果。

关键词:《明天》; 儿童文学; 经典化; 新时期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4)02-0043-07

大型少年文学丛刊《明天》于 1985 年 8 月在济南创刊,1986 年 4 月改为少年文学季刊,在许平、刘海栖、胡鹏等主要编创人员的合作下,成为 20 世纪 80 年代一份针对少年文学的专门化重要期刊。《明天》1986 年第 1 期封三《致读者》宣称:要“办成儿童文学中较高层次的刊物”,“办好高层次的儿童文学刊物”^[1],这不仅凸显了《明天》不俗的办刊定位,而且也显示出刊物向儿童文学经典化努力的方向。《明天》创刊号发刊词即强调了儿童文学分层、分年龄段阅读的重要性,陆续推出了多位在国内儿童文学创作上已有重要代表性的山东作家,如邱勋、肖平的儿童文学作品,且配以同期评论,这些举措不仅有效实践了编者“面向当代,面向少年,面向现实,洞察人生”的办刊方针^[2],也以 1989 年春季号新开辟的“我的世界”“雨季来临”“摘星少年”等栏目强化了刊物与少年读者的联系。应该说,《明天》在新时期的出现是以注重原创性为宗旨,为新时期山东儿童文学的经典化指出了新路。它不仅以社办期刊的优势对已有文学资源进行了最优整合,也凭借办刊策略中强烈的文学经典化意识在新时期儿童文学类期刊中令人瞩目。在其不断调整的栏目设置与编辑团队里,文学性的考量也促使《明天》在

儿童文学作品经典化之路上充当了更具文学眼光的第一把关人。其为少年而办的定位,使得《明天》没有脱离儿童文学的本位,也从文学在地性角度充实了新时期山东文学在深入生活方面的文学经验。

一、文学资源的整合:《明天》创刊号与社办期刊的文学经典化意识

《明天》作为一份由出版社主办的文学期刊,其创刊号从封面设计到版面布局都显示出鲜明的“明天出版社”印记。无论是封三对明天出版社图书信息的介绍,还是印制的规格、体例,都能看到这份社办儿童文学刊物创刊号的与众不同之处。当然,最大的不同则在于《明天》创刊号不仅是新时期山东儿童文学刊物中的重要一员,它也以儿童文学为号召整合了其主办单位即明天出版社所能调配的最优文学资源,这些集编辑、组稿、策划、评论、印行为一体的办刊行为,堪称明天出版社在儿童文学出版方面所累积丰富经验的缩影。其文学资源最优整合的最大目的则是在创刊伊始即致力于将《明天》这一儿童文学刊物有意识向文学经典化的方向引领——打造新时期山东儿童文学经典。

收稿日期:2023-12-08

基金项目:鲁东大学引进人才项目“文学期刊视阈下新时期山东文学在地性研究”(WY2022002);烟台市社科规划项目“视域融合背景下胶东红色文化片区建设提升烟台城市精神路径研究”(YTSK-2023-052)

作者简介:毕文君(1979—),女,山东烟台人,文学博士,鲁东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韩锋(1971—),男,江西乐安人,文学硕士,鲁东大学文学院讲师。

这种文学经典化意识亦是《明天》主办方明天出版社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创建与发展中收获的成功经验。据资料所记：“明天出版社，是一家编辑出版少年儿童读物的专业社……是在前山东人民出版社少儿读物编辑室的基础上组建的。”^[3]该出版社以专业出版社为准确定位，在转型探索的道路上致力于优质儿童文学作品的出版与传播，并获得了显著成绩。这一方面得益于出版社高质量编校团队的努力，另一方面也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出版政策的调整，从而为地方出版社腾出了更多的出版资源整合空间。据相关资料记载：1979年12月8日至19日，“国家出版局在长沙召开了全国出版工作会议。确立了地方出版社可以‘立足地方，面向全国’的方针”^[4]^[188]，明天出版社的创立与发展可谓充分占得地方出版社扩大出版容量和辐射范围的先机。政策的调整亦依赖于有眼光和魄力的出版精英的推动，《明天》创刊时期既担任该刊副主编，又担任明天出版社总编辑的刘海栖就是这样的先行者与实干家。29岁的刘海栖当时“作为最年轻的副总编拉出大旗靠10万元成立山东少儿出版社(改名前的明天出版社)……刘海栖不仅仅是少儿社的社长(少儿社即明天出版社前身)，更是公认的儿童文学作家。……几乎所有的知名儿童文学作家都在明天社出版过作品，大家都愿意把好的稿子交给海栖”^[5]。刘海栖从1984年开始担任明天出版社社长，他对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出版的大力支持树立了明天出版社良好的业内口碑，“大家都愿意把好的稿子交给海栖”，这并非出于单纯的人格魅力，更多也是看重了明天出版社在新时期儿童文学出版领域所能聚集的优质文学资源。这种文学出版与文学市场的同频共振为《明天》创刊号的诞生奠定了十分坚实的文学基础。

作为社办期刊的《明天》创刊号与同时期由文联系统创办的大型少年儿童文学期刊创刊号相比，无论是从创办初衷、办刊导向，还是在版面设置、文学资源整合上都有一定的区别。不妨以《明天》与《东方少年》两份期刊的创刊号为例进行比较，可从中发现社办期刊在儿童文学期刊创刊号上呈现的以文学资源最优整合为核心举措的文学经典化意识。首先，从两份创刊号的发刊词或代发刊词中，即可看到创刊宗旨的细微差异。《明天》创刊号上的发刊词是创刊时期主创人员精心撰写的一份给山东新时期儿童文学创作与出

版的厚礼，占该期创刊号4个页面。全文内容精到，充分阐释了《明天》这份儿童文学刊物的创办主旨。该发刊词不仅对整个儿童文学创作领域有精准的判断，而且对《明天》能够在什么位置上打造儿童文学经典这一办刊初衷有着热切而务实的期许及定位。这份内容翔实、情感真挚的《发刊词》充分阐明了只有深入生活才能抓取文学经典的道理：“只要深入到少年儿童们的生活之中，就不难发现闪耀着时代精神的各种类型的‘模特儿’。”^[6]由此可见，依托于《明天》出版社的《明天》创刊号所依凭的文学资源是深度融合了主题出版与专门化期刊在文学传播媒介上互通共享共荣的发展态势。据资料所记，1982年5月，“北京市文联创办儿童文学刊物《东方少年》，管桦任主编”^[4]^[189]。《东方少年》的创刊号上登载了著名作家叶圣陶先生撰写的《给少年儿童写东西——代发刊词》，这显然是借助文学名家的寄语来为该期刊的创办积聚影响力。这篇《代发刊词》篇幅不长，专注于儿童文学创作经验之谈，如该文谈到：“要给少年儿童写好东西，必须先了解少年儿童，先向少年儿童学习。希望有志献身于少年儿童文学的人不能脱离少年儿童。只有长期生活在少年儿童中间，对少年儿童有了真挚的感情，才有可能为少年儿童写出他们喜爱的有益于他们成长的好作品来。”^[7]作为代发刊词在呈现该刊的办刊设想方面则着墨不多。其次，从创刊号的栏目设置可看出办刊导向。《东方少年》1982年第1期创刊号的几个栏目基本按照一般性的供成人阅读的文学期刊来进行板块划分，对儿童文学本身的文体特点关注并不充分。《东方少年》“反映少年儿童的学习、生活、理想和心愿，着重刊登中外小说、童话、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读者对象为初、高中和小学中、高年级学生”^[8]^[217]。由《中国邮发报刊大全》上的这条征订信息可见《东方少年》在读者的年龄段定位上既有初高中生，也有小学生，覆盖面过宽，这在儿童文学领域往往也意味着在受众细分上有所欠缺。而《明天》创刊号遵循儿童在文学阅读行为中的文体选择偏向，以此展开主要板块的设置与搭配，充分考虑了不同年龄段儿童读者的审美需求，在受众细分上有精准的锚定。这无疑得益于明天出版社在专注儿童文学出版领域时所进行的大量市场调研，这是《明天》创刊号这份社办期刊创立的基本前提。它也意味着扎实的市场调研决定了受众细分基础

上期刊的有效传播。再次,两份创刊号中呈现的编辑委员会名单亦值得细察。《明天》创刊号显示该刊顾问为严文井、金近、陈伯吹、袁鹰、韶华、罗英、任溶溶、黄庆云、肖平、邱勋、露菲、王一地、李心田、宋遂良、张炜、郑渊洁、吴延科,主编为许平,副主编为刘海栖;《东方少年》1982年第1期创刊号封底列出了该刊编辑委员会的成员名单:马联玉、王蒙、王路遥、刘心武、刘厚明、孙幼军、宋汎、陈模、陈子君、金波、郑文光、杲向真、韩作黎、浩然、钱光培、葛翠林、鲁刚、管桦。《东方少年》多聚焦主管单位的现行建制,如王蒙、浩然、管桦当时还担任北京市文联重要职务。尽管该名单里亦有儿童文学经典作品《小英雄雨来》的作者管桦,但很显然这份编委名单对当时儿童文学创作领域更为活跃的中青年作家关注并不够。

当然,笔者以上的论析无意于做出孰优孰劣的价值判断,因为无论是社办期刊还是文联系统主办的期刊,它们在共同塑造新时期文学期刊生态上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明天》创刊号的出现恰逢20世纪8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期刊大量创生的时期,这是时代环境的推动。与此同时,明天出版社在这一时期也迅速在儿童文学出版界有了不可小觑的表现,它在儿童文学出版领域更注重差异化出版策略的实施。一方面,通过高效的图书出版流程设置,不断优化其原创性长篇儿童文学作品的传播渠道;另一方面,也将儿童文学创作中优秀的中短篇作品置放于更适于期刊发表的平台,毕竟从出版周期和稿源丰富性来看,后者作为文学期刊对于作品的发表更为便利和多元。因此,明天出版社的分层出版不仅为儿童文学界“明天社”口碑的建立提供了坚实基础,而且也带动着其社办期刊《明天》迅速扩大影响。以此为契机,1985年8月《明天》创刊号的问世正是在聚集了优势儿童文学作家群资源后的一次亮相。

二、在文学性的凸显中树立期刊品牌: 《明天》聚焦的儿童文学经典

前文所言,《明天》1986年第1期封三写道:“办成儿童文学中较高层次的刊物”“办好高层次的儿童文学刊物”,如何实现这样的办刊定位?这不仅要依赖于明天出版社所能提供的优势文学资源,也需要刊物编辑人员在组稿与发稿的过程中强化对文学经典特性的认识。在《明天》所聚焦的儿童文学作品中,具有的文学性是相当突出

的。无论是刊发作品的审美指向,还是对这些作品文学性要求的提出,抑或是在同期评论的版面上对相应作品的推介和评价,都没有脱离儿童文学作品本身应具有的文学性价值,也正是对这一价值的追求让《明天》陆续推出了邱勋《两道杠的臂章》、肖平《六一节里的风波》、张炜《葡萄园》等经典篇章。这些作品的创作者都是新时期山东文学界的重要作家,也都在儿童文学创作领域有着深厚积累,他们或关注孩子们在成长中遭遇的偶然事件,或叙写孩子的交往过程中细微的心理变化,或倾心于打造一个孩子视角中的美好家园,无论内容有何不同,作家们在故事的结构、人物形象的塑造、叙事空间的铺陈上都没有因这是写给儿童的故事而降低了对文学性的要求。他们的作品能在《明天》登载,并在刊物上配以同期评论给予及时的分析与评价,这也意味着《明天》在刊物组稿中的文学性考量。

刊载于《明天》1986年第1期的短篇小说《六一节里的风波》的作者为肖平,也就是1954年以《海滨的孩子》而登上文坛并为人瞩目的作家萧平。进入新时期后,萧平不仅创作了大量短小精悍的儿童文学作品,而且在儿童文学理论方面也作了诸多探索与思考。他发表于《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期的《提高儿童文学的文学性》即集中阐明和强调了对何为“儿童文学的文学性”这一问题的深入发现,这篇由作家撰写的文学理论文章立论精当、视角独特,体现了有着充分儿童文学创作经验和文学理论研究学养的教授作家萧平的不凡见识。他在该文开篇即谈道:“儿童文学就其普遍状况来说,质量不高,文学性不强。……而且似乎形成了一种看法,认为写给孩子们看的东西就应该是这样。对某些文学性强的,具有审美意义的作品,反而往往划在儿童文学之外。……要提高儿童文学的文学性,当前重要的一点是使儿童文学摆脱从属于教育的地位。文学创作是一种审美活动,而教育则属于功利活动。审美活动把握的是生活中的美,功利活动把握的是生活中的善。……把从功利角度把握到的善即使是用所谓‘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也不是文学。只有把从审美角度把握到的事物的美,以同其内容协调统一的形式表现出来,才是文学。”^[9]这篇有关儿童文学的文学性的文章值得重视,萧平以其对儿童文学创作了解之深而看到了问题的症结。文学性的要求不应让位于教育的

要求,这在儿童文学经典生成中的确非常重要。他进一步谈道:“可以向作家要求他的作品的社会效果,但不能向作家要求他根据某种需要来创作。作家生活经历不同,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不同,他只能写他所熟悉的并为之动情的生活,而不能写他不熟悉的和不感兴趣的。”^[9]由此可见,好的儿童文学作品不能脱离文学本身的审美属性,萧平的这些论点正是《明天》这份社办儿童文学期刊始终秉持的文学经典之要求。正如《明天》编辑部1986年第1期《致读者》中所申明的:“儿童文学首先是文学,只是它的对象的年龄比成人文学低,而绝不是在文学性上要求比成人文学低。不仅其文学性不能降低,还要写出少年儿童的特点和情趣,从这一点来讲,儿童文学创作的难度还要大于成人文学。”^[1]由此可见,《明天》编辑团队对儿童文学文学性的认识与其所瞩目的山东重要儿童文学作家对文学性的强调是十分契合的,也正是因为刊物与作者在编辑理念与创作观念上的一致,才达成了《明天》最为重要的期刊品牌意识,这就是在文学性的凸显中立足新时期山东儿童文学作家的新作来凸显《明天》在同类儿童文学期刊上的独特价值。这一价值的体现集中在《明天》对“同期评论”栏目和“我的儿童文学观”这两大栏目的设置与推动上。

1986年4月出刊的《明天》登载了张炜的中篇小说《葡萄园》。作为新时期山东重要作家,张炜写作《葡萄园》时已经表现出了强烈的理想主义创作风格。该小说没有仅仅局限于儿童文学的教育层面,而是赋予了田园、家园更深层的审美内蕴。这篇小说的发表既是张炜创作中的一次重要收获,而且也表征着《明天》所关注的儿童文学经典作品在文学性上的不俗表现。正如评论家宋遂良所言:“张炜在他的美丽而神奇的‘葡萄园’里,深情地描绘了两个世界:一个是动物的世界;一个是人的世界,这两个世界汇融在一起,就产生了一个既是浪漫的又是现实的文学世界。在这个文学的世界里,猫和狗可以对话,人和树可以交流,河水会呜咽,葡萄会落泪,因此它是一个情感的世界。这个世界为孩子们的好奇心、想象力、创造性和正义感提供了实现的机会。读这样的作品,常常会跑出很多奇异的感觉和陌生的联想来。”^[10]可以说,多重叙事视角的引入让小说《葡萄园》具备了复调叙事的质地,也让小说内在的审美时空有了更多延展的可能。《明天》在刊发张炜小说《葡萄园》的同

时,还配以同期评论,即宋遂良的《让白马在绿色的原野上奔驰——谈〈葡萄园〉的意境美》和牟志祥的《葡萄园,葡萄园,葡萄园……——〈读葡萄园〉》。以文学评论的方式对张炜的这一力作做出及时反响,极大提升了《明天》作为儿童文学期刊栏目的文学性品质。细读这两篇有关小说《葡萄园》的同期评论,会感受到评论者是在“做文学的评论,而不要只做教育的评论”^[9],他们并没有因小说发表于儿童文学期刊上就放弃了对作品文学性品质的分析,这样的同期评论是《明天》推出重要儿童文学作品时的有意为之。通过注重文学性分析的同期评论引导读者的阅读,提升刊物自身的文学层次,《明天》实现了文学经典的增值性解读和有效传播。

尤其是联系到新时期儿童文学评论的整体状况,《明天》对同期发表作品评论上的倾力打造可谓远见卓识。儿童文学评论的不充分已经成为新时期儿童文学发展迫切需要扭转的情形,如在一次儿童文学作者座谈会上,与会的评论家曾言:“当前儿童文学评论是个比较薄弱的环节。评论是沟通读者、作者的一个桥梁,它起着引导读者阅读、正确理解文学作品的重要作用。……儿童文学界出了许多好作品,但没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儿童文学评论的薄弱会影响儿童文学的发展、繁荣。”^[11]从这个角度来说,儿童文学评论相对儿童文学创作的滞后显然不能够适应儿童文学蓬勃发展的现状,《明天》推出的同期评论正是适时而动。不仅有前文提及的张炜《葡萄园》的两篇同期评论,还有《明天》创刊号上中篇小说栏目刊发的三篇作品的同期评论,如邱勋中篇小说《两道杠的臂章》的同期评论——宋遂良《少先队员们喜欢什么样的中队委——读〈两道杠的臂章〉》等,这些同期评论文章在《明天》的发表亦从文学性角度极大挖掘了所评作品的文学经典价值。

《明天》1989年夏季号增加了“我的儿童文学观”这一栏目,登载了邱勋《儿童文学断想》一文。这位贡献出《微山湖上》等多篇儿童文学经典的作家亦以其对文学与生活关系的理解道出了在人生之变中看取文学之变的深刻道理,他写道:“有的朋友批评过我的一部作品,说我把青年时代作品中一些美好的东西丢失了。我黯然。我不想丢失。但我不能不舍弃一些,从而获取另一些。……所有的作品都有作者自己,都是他人生经验的反映。生活是流动的。文学是流动

的。”^[12]流动的生活之于流动的文学,是作家在创作上必须敢于舍弃简单的重复,从而获得更为艰难的“中年变法”,它是向文学经典的持续掘进,这是文学永恒的魅力。《明天》在撷取儿童文学所蕴含的文学性的办刊实践中始终秉持着尊重作家创作全貌的基本态度,也设身处地为作家提供表达自己儿童文学观念的园地。随着新时期山东儿童文学创作影响的日益扩大,如邱勋这样的知名作家对自己儿童文学创作的总结与思考必然会带来更多的求新求变。《明天》敏锐捕捉到了这一创作动向,关注作家创作态势变化,以“我的儿童文学观”这一新设栏目为契机,不仅充分展示作家的新作,也极力推动作家在儿童文学经典的创作实践中表达自己对儿童文学的认识。从这个角度来说,《明天》的办刊品牌意识既是刊物的编创团队及时跟进新时期山东儿童文学创作现状的体现,也是敢于以学术话题的设置来扩大刊物品牌影响力的表现。

三、紧跟少年读者的办刊经验:《明天》与新时期山东儿童文学的在地性

要让文学经典走向广大读者,这是《明天》在办刊中一直努力实践的方向,尤其是对少年读者而言,在不同的认知阶段都需要文学经典的滋养与启迪。在文学经典被一代又一代读者所接受的过程中,作为文学传播媒介的文学期刊既是经典作品发表的平台,也是借由期刊的影响而不断被更多读者熟知的重要载体。从这个意义上说,儿童文学经典的生成不仅依赖于少年读者们文学趣味的提升,而且也是对发表这些作品的儿童文学期刊的更高要求。在面向生活的过程中,作家们不应放弃文学书写的本意,那就是从生活中来,又回到生活中去。正如萧平在《文艺与生活》一文里谈到的:“由实践到认识——这是文艺反映生活的过程;由认识再回到实践——这是文艺对于生活起作用的过程。认识从实践始,还须再回到实践去。文艺反映了生活,也必须返回去再起作用于生活。”^[13]纵观新时期山东儿童文学的发展,这种面向生活的创作态度使该时期的儿童文学作品在获取内涵意蕴时能扎根于作家所了解的地域文化,作品中的诸多细节与意象都是在作家熟悉的地方民风民俗中吸取养分,充实了新时期山东儿童文学经典立足本土的文学在地性表达。另一方面,一份文学期刊的存在不仅仅是停留于纸面

的产物,它还因为与读者的交流和反馈而有了更深层的引导与教育、传播与扩散的功能,《明天》在刊物发展的历程里一开始就注意到了读者的重要性。作为一份在山东济南创刊的儿童文学期刊,《明天》始终立足济南以及山东的少年读者群体,以之寻找刊物稳定的读者元素。例如《明天》的编辑主动与山东省实验中学、济南三中、济南一中的中学生联系,将他们的作品刊发在了《明天》的“学生习作与教师讲评”“摘星少年”两个栏目中。少年读者读《明天》上与少年成长有关的文学作品,也在阅读在这份刊物的影响下自己创作自己的故事,并在《明天》发表。通过读者阅读与读者创作的展示,《明天》的栏目整合丰富了文学期刊在地营构的内涵。

《明天》1986年第1期开始连载山东新时期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邱勋的长篇小说《遥远的桦树屯》。该小说开篇即写到了落地见物取名的地域风俗:“我的名字叫喜鹊。我们那地场的风俗,小娃儿一落草,家里就要煮了红鸡蛋,送给左邻右舍的人们,爷爷奶奶用衣襟兜了鸡蛋,出了大门,头一眼看到棵杏树,孩子就起名叫杏儿;要是看到对过的人家正在翻修街门,孩子就起名叫门楼;如果看到一辆牛车从街上走过,孩子就叫牛儿或车轴了。”^[14]这样的开头不仅能吸引少年读者的阅读兴趣,而且也以落地见物的民俗描写交代了小说所写人物的生活环境与文化背景。刊载于《明天》1986年第1期肖平的短篇小说《六一节里的风波》写到了炮台山的景象。三位即将向儿童时代告别的初一学生吕扬、张建柱、杨大路把勇闯炮台山当作了他们自己的“成人礼”,小说写道:“他们三个一口气跑到炮台山下,坐到草堰子上,就像三条从水里捞出来的鱼,张着嘴不住地喘气。……炮台山在西郊,离公园有六七里路。山上有古老的炮台,还有一尊两米多长的铸铁的大炮。山上长满了松树,山腰至山脚是果园园。”^[15]炮台山、果园这样的地域风貌很显然是取自作家萧平(前文已述,肖平即萧平)的故乡胶东地区,山海交相辉映的半岛丘陵地带孕育出了作家萧平笔下无数的儿童文学经典篇章。如果说1954年发表于《人民文学》第8期的短篇小说《海滨的孩子》是作者身处内蒙古而思念故乡的产物,他乡的风物让萧平“不由地经常想起故乡,想起那蔚蓝的大海。创作的欲望也不断在心中萌动”^[16],那么,当1971年萧平重回故乡工作和生

活后,他的笔再也没有离开过胶东这片地域。作家在儿童文学创作中蕴含的写作初衷常常是重返故乡和重返童年这双重创作心理的交互影响,当童年的经验被故乡风物的记忆激活,文学的在地性表达自然就有了更为深沉和阔大的内容。正如研究者所言:“‘地方’不应狭隘地理解为作家出生、成长的那片土地,而应看作是与生活体验、文学活动相关的一切地域空间,即文学的‘在地性’,包括作家生活创作、内容风格、思潮流派、社团组织、新闻检查、报刊出版、传播接受所关联的故乡与异地、国内与国外等地域空间。‘地方’不仅是文学的外部因素,也是文学的内部因素,地方和文学相互生产。”^[17]因此,以《六一节里的风波》为代表的萧平新时期儿童文学创作既是作家对故乡胶东一再瞩目的结果,也是他由胶东到哈尔滨再到济南又至内蒙古、北京,最后重回故乡胶东,这一完整人生轨迹的综合呈现。无论是初入文坛时期站在异乡遥想海边童年生活的那份追忆,还是新时期脚踏胶东半岛以文学情怀丈量教授人生的那份执着,这些都为我们全面了解和深入研究山东作家萧平的创作和人生提供了别样的视角。《明天》不仅关注了山东重要儿童文学作家创作中的新篇章,而且始终把刊物所联结的读者与作家作为互生性因素看待。读者对《明天》所开辟栏目和所发表儿童文学作品的看法如何?这恰恰是需要持续紧跟的读者阅读动向。在《明天》1986年第1期封底登载的《致读者》一文里,就谈到了《明天》编辑部的编辑们在市场调研中跟踪到的读者阅读体验:“我们的儿童文学近年来虽然发展很快,但仍远远不能满足广大少年儿童的要求。我们经过调查研究,发现原因之一,是现在的儿童文学作品大都比较浅薄。小朋友们比较普遍的反映说:‘看了不过瘾,不够劲。’看来,我们的编者和作者,对八十年代少年儿童的理解能力和欣赏水平估计不足,低估了他们。”^[1]因而,从《明天》创刊号《发刊词》中对读者对象的重视,到《明天》1986年第1期《致读者》中明确提出读者体验现状的调查,可以看出紧跟读者并深入挖掘少年读者这一年龄层次的孩子在成长体验中文学阅读的重要性。这也体现了《明天》一以贯之又不断以读者体验为考察因素来调整办刊方针的实践策略。

《明天》1989年春季号刊登了这样一篇《编者的话》,透露出刊物在创办和发展过程中主动求

变、积极与少年读者对接的趋势,该《编者的话》摘要如下:

从今年起本刊充实了编辑力量,将一如既往地遵循面向当代,面向少年,切近现实,洞察人生的办刊方针,以更加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你面前。为此,我们着意开辟了几个新的栏目。《我的世界》即少年的世界。少年朋友们会在这个专栏里发现自身的影子,找到知音,并借以认识自我,塑造自我。《雨季来临》愿与少年朋友们一起感受更复杂更深刻的生活,愿与少年朋友们一起走向成熟。给少年文学爱好者提供一块创作园地是我们设立《摘星少年》专栏的目的,希望有许许多多的文学少年从此起步踏入文坛。以上三个专栏代表着《明天》的风格主流,在办好这三个专栏的基础上,我们争取办好其它专栏,而且不断更新内容开辟新的栏目。^[18]

这一段话极好地呈现了《明天》在创立和发展过程中不断调整办刊策略的原因。一方面,《明天》杂志社自1989年起又增加了编辑团队的整体力量,由许平、刘海栖任主编,胡鹏任副主编;另一方面,则开辟了“我的世界”“雨季来临”“摘星少年”三个新栏目,集中展现了以少年读者为办刊指向的宗旨,强化了《明天》和少年读者在文学上的联系。《明天》新开辟的这三个栏目分别承担了不同的儿童文学审美功能,既有作家们在回望童年、少年时期的所思所想,也有他们借文学之笔重溯人生起点的复杂情感寄托;既关注少年向成年过渡时期的微妙心理变化,以不同的文学形式来呈现更为深刻的人性思考,也有对文学创作感兴趣的少年们初识写作时所展现的文学新貌。这些源于读者本位的栏目设置,不仅有效扩大了新时期山东儿童文学的影响,而且也充分考虑了文学在介入生活中的变化与常态。

文学作品的经典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包含在文学创作与出版的各个环节中,由此而言,儿童文学经典作品的生成与传播正是儿童文学创作从作家、时代、读者的不同角度吸取审美创造力并产生经典作品影响力的过程。儿童文学经典是文学的彼岸向着生活的此在不断投入审美志趣和人文观照的产物,如同研究者所论:“文学经典彼岸

性的‘在场状态’抛离日常的惯例化而创设一个‘异质的世界’，给人以鲜活和诗性”^{[19]36}。对处于渴望探索世界、建构自我人格特质时期的少年儿童读者来说，文学世界给予他们的想象力和审美启示是成长中宝贵的财富。从这个角度来看，儿童文学刊物《明天》的创立与发展为新时期山东儿童文学经典化提供了有益启示。由于始终坚持深入生活与打造经典的双重办刊策略，《明天》在新时期儿童文学期刊格局中的办刊经验值得给予充分重视。

参考文献：

- [1] 本刊编辑部. 致读者[J]. 明天, 1986(1).
- [2] 本刊编辑部. 封底[J]. 明天, 1989(春季号).
- [3] 丁建元. 突破、追求与创新——记明天出版社[J]. 中国出版, 1991(7).
- [4] 张泉. 北京改革开放 30 年研究·文化卷[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8.
- [5] 韩阳. 三十年磨砺 人格魅力成就“明天”辉煌——访明天出版社社长刘海栖[J]. 出版参考, 2008(3).
- [6] 本刊编辑部. 发刊词[J]. 明天, 1985(1).
- [7] 叶圣陶. 给少年儿童写东西——代发刊词[J]. 东方少年, 1982(1).
- [8] 《中国邮发报刊大全》编委会. 中国邮发报刊大全(1989 年版)[M]. 北京: 人民邮电出版社, 1989.
- [9] 萧平. 提高儿童文学的文学性[J]. 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5(1).
- [10] 宋遂良. 让白马在绿色的原野上奔驰——谈《葡萄园》的意境美[J]. 明天, 1986(4).
- [11] 王庆杰. 记本刊作者座谈会[J]. 东方少年, 1988(1).
- [12] 邱勋. 儿童文学断想[J]. 明天, 1989(夏季号).
- [13] 萧平. 文艺与生活[J]. 草原, 1962(6).
- [14] 邱勋. 遥远的桦树屯(上)[J]. 明天, 1986(1).
- [15] 肖平. 六一节里的风波[J]. 明天, 1986(1).
- [16] 萧平. 逝水悠悠[J]. 作家, 1990(7).
- [17] 李永东.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地方路径[J]. 当代文坛, 2020(3).
- [18] 本刊编辑部. 编者的话[J]. 明天, 1989(春季号).
- [19] 樊宝英. 文学经典理论研究[M].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7.

Mingtian and the Canonization of Shandong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the New Period

BI Wenjun, HAN Feng

(School of Literature, Ludong University, Yantai 264039,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new period, children's literature creation in Shandong has gradually entered the dynamic process of classic generation, in which literary periodicals act a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classic communication. As a literary medium in the process of the gener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the canonization, *Mingtian* integrates the high-quality literary resources gathered by *Mingtian* publishing house, and highlights the literary elements in the column setting and the works' check. *Mingtian*'s creation of “Concurrent Review” section and the precise positioning of the new columns provide valuable experience for the local expression of Shandong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the new period, which is the result of comprehensive consideration based on multiple factors such as readers, literary criticism, creative environment.

Key words: *Mingtian*; children's literature; canonization; new period

(责任编辑 雪 簪)